

人间的 普罗米修斯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学院图书馆



人间的 普罗米修斯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III

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28,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书号11001·528 定价0.86元

前 言

本册收集的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写的对马克思的回忆文章，共二十篇。文章的作者根据同革命导师相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革命导师的品德情操、治学态度、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等。

裁缝工人列斯纳在文章中回忆了马克思对他的亲切教诲，使他最终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他追述了把《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文献送往伦敦排印的情景。安年柯夫回忆了他亲眼看到的马克思和平均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6年的一次争论，描绘了马克思为捍卫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进行原则斗争的一个侧面。马克思的战友左尔格的文章详细描写了马克思不顾全家生活陷入困境，为创办革命报刊贡献出个人财产的动人事例，反映了马克思为革命事业甘愿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马克思的“学术上的朋友”柯瓦列夫斯基的文章具体地介绍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的严谨治学精神。库诺写的回忆录再现了1872年马克思

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坚决斗争的场面。赫斯在1841年写给友人的信中介绍了他所认识的年轻的马克思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认为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布洛斯的回忆文章描写了马克思在任《莱茵报》编辑时同检查官斗争的情景和愚弄检查官的趣闻，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敌斗争中的机智。英国女作家科明是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的密友，她以优美的文学笔调描述了她和爱琳娜的友谊以及马克思晚年的家庭生活，读来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美国记者斯温顿回忆了1880年夏天他在兰兹格特海滨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谈到人生哲学时，马克思认为人生的最高法则就是“斗争”。我们还从伯恩施坦《我的流亡岁月》一书选译了一些片断，它们对了解两位导师的生活和斗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入本册的文章，为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革命学说和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由于作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程度深浅不同，由于个别作者对某些问题持有自己的看法，有些回忆片断难免有不确切和不恰当的地方。

本册中赫斯、布洛斯、伯恩施坦、科明、斯温顿等人写的七篇文章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柯

瓦列夫斯基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的回忆文章，
过去发表时有不少删节，这次我们作了补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伦敦梅特兰公园 41 号
马克思家(从 1875 年——逝世止)



马克思(1866年)



晚年的燕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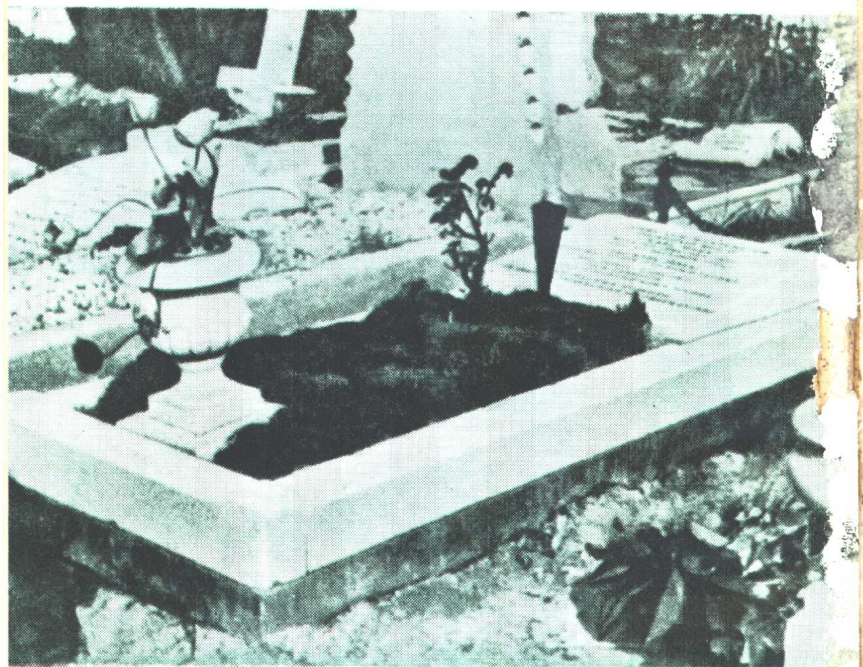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会议地点

(1868年6月—1872年2月)

马克思墓(伦敦海格特公墓)

元
◎
人
圖



目 录

前 言	1
一八四八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 弗·列斯纳	1
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 弗·列斯纳	27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莫·赫斯 40
《美妙的十年》片断	巴·安年柯夫 42
回忆卡尔·马克思	马·柯瓦列夫斯基 48
马克思在科伦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 卡·叔尔茨	70
和马克思的会见	弗·阿·左尔格 72
三月十四日	弗·阿·左尔格 76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泰·库诺	83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 格·亚·洛帕廷	93

第一国际回忆片断	安·罗伦佐	97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	奥·倍倍尔	103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	威·布洛斯	109
马克思的人格	威·布洛斯	115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	爱·伯恩施坦	119
在卡尔·马克思家里	尼·亚·莫罗佐夫	127
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	弗·库格曼	132
我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	玛·科明	167
海滨漫步	约·斯温顿	185
马克思谈《资本论》的翻译	约·斯温顿	190
人名索引		193

一八四八年前后

(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

弗·列斯纳^①

1

在四十年代后期的革命风暴的岁月，我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为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全人类的兄弟合作而热心奋斗的战士。1846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帮工裁缝的时候，在汉堡第一次听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演说，后来又读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那时我以为几年以后共产主义就会成为现

^①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Friedrich Leßner 1825—1910) 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他一生从事革命工作，在1847年底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编者注

实……但是，当我在 1847 年听到卡尔·马克思的演说、读懂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我才明白，仅凭个人的热情和善良的意志是不足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我抛弃了狂热和幻想，明确了目的，获得了知识……

在我找到工作的那个作坊里，我认识了几个同行，他们在瑞士、巴黎和伦敦做过工，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

当时，汉堡有一个工人教育协会，这是一切先进工人聚集的场所。他们每天晚上在那里一起读报、讨论或者唱歌和学习外国语文。报纸多半是反对派的；讨论的中心主要是共产主义问题；歌咏组唱的是激进自由派的歌曲……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在当时是革命思想的中心。的确，在四十年代中，这些思想也只是渴望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渴望共和国的成立和各族人民的友爱，渴望思想自由，渴望早期的基督教，渴望共产主义，总之，一切观念都在那里汇合成为一些极其模糊、极不明确的理想……

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家都认为威廉·魏特林是了不起的。他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

1846年 11 月，同志们介绍我参加了工人教育协会，不久我被吸收为正式会员，开始经常参加那

些晚间讨论会……

有一个同志拿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让我读。当时有很多工人都读过这本书。由于能弄到这本书的人并不多，我们就只能传阅。这本书我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于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的……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中的讨论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促使了我的观点革命化，大大地扩展了我的眼界；这是对我的政治观点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时期……

我没有到魏玛的兵营去，1847年4月1日，我乘上一艘开往英国的汽船。那时，我感觉到是在同大陆上的一切往事诀别，要到英国去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决心把今后的一生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

当我决定去伦敦时，马尔滕斯替我写了一封给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介绍信，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受到了亲切的招待。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于1840年2月7日成立，创始人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他们是在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被逐出法国后于1839年底到伦敦的……

沙佩尔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共产主义

者…… 亨利希·鲍威尔是一个鞋匠，身材矮小，机灵而果断。钟表匠约瑟夫·莫尔出生于科伦，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以机智勇敢而有魄力见称。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849年巴登起义爆发时，他毫不迟疑，冲上了火线…… 敌人的枪弹结束了他英勇的一生。1850年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写道：“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此外，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也积极地参加工人教育协会的讨论，普芬德是画家，埃卡留斯是裁缝……

几天以后，我找到了工作，就开始定期去协会，并且入了会。我还被吸收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当时这个同盟正在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魏特林的影响越来越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声已居首位了。

2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只知道他们两人在布鲁塞尔主办《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将要为社会主义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我到达伦敦后几个月，即1847年夏天，召开

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马克思没有出席。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恩格斯说：“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7年夏，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埃蒂耶纳·卡贝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号召，他这样说：“既然在这里（法国），政府、僧侣、资产阶级以至于革命的共和派都对我们进行迫害、诬蔑和诽谤，既然他们不让我们生存，要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我们，那就让我们离开法国，让我们去伊加利亚，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表示有可能找到两三万共产主义者来实现这个计划。

这一号召也传到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大约在1847年9月，卡贝亲自到伦敦，要我们相信他的思想。我们把他这个建议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同盟表示反对一切试验。我们的回答是：卡贝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尊重卡贝这位公民的人格，但是我们反对他的流亡计划……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战士都有责任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启发人民，振奋低落的士气，奠定新社会组织的基础，以此与恶势力相对抗。如果正直的人们、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的战士竟逃之夭夭，去给野